

宋史

第十八冊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

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劉錡

吳玠

吳璘子挺

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宣和閒用高俅薦特授閤門祇候高宗卽位錄仲武後錡得召見奇之特授閤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爲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張浚宣撫陝西一見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略使兼知渭州浚合五路師潰于富平慕洵以慶陽叛攻環州浚命錡救之畱別將守渭自將救環未幾金攻渭錡畱李彥琪捍洵親率精銳還救渭已無及進退不可乃走德順軍彥琪遁歸渭降金錡貶秩知鄆州兼沿邊安撫紹

興三年復官爲宣撫使統制金人攻拔和尚原乃分守陝蜀之地
會使者自蜀歸以錡名聞召還除帶御器械尋爲江東路副總管
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帝駐平江解潛王彥兩軍交鬪俱罷命錡
兼將之錡因請以前護副軍及馬軍通爲前後左右中軍與游奕
凡六軍每軍千人爲十二將前護副軍卽彥八字軍也於是錡始
能成軍扈從赴金陵七年帥合肥八年戍京口九年擢果州團練
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十年金人歸三京充
東京副畱守節制軍馬所部八字軍纔三萬七千人將發益殿司
三千人皆攜其孥將駐于汴家畱順昌錡自臨安泝江絕淮凡二
千二百里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
令兼程而進未至五月抵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錡與將
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庚寅諜報金人人東京知府事陳規見錡

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
時所部選鋒遊奕兩軍及老稚輜重相去尙遠遣騎趨之四鼓乃
至及旦得報金騎已入陳錡與規議斂兵入城爲守禦計人心乃
安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
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畱司今東京雖矢幸全軍至此有城
可守柰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奮
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攜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耳然欲
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
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沈之示無去意
真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毋辱敵手也
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
戰守婦人礪刀劒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

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勵取僞齊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壬寅金人圍順昌錡豫於城下設伏禽千戶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渦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眾旣而三路都統葛王褒以兵三萬與龍虎大三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傅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清等蔽垣爲陳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敵稍卻復以步兵邀擊潁河次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特授鼎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

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日不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鏑
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錙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
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眾大亂百人者聞
吹聲卽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元朮
在汴聞之卽索韉上馬過淮寧不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
順昌鎬聞元朮至會諸將於城上問策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
具舟全軍而歸鎬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況以挫賊
鋒軍聲稍振雖眾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元朮又來
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
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辜眾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鎬募得
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閒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
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

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二
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
卽置鵝車砲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縋而上之乃敵
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于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朮至城平
責諸將喪師眾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
訓以書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不
尖趨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
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朮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
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
軍士雖溫外毋得飲干河者飲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陳以待諸
酋各居一部眾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尙不可
當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

敝鎡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鎡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敵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因乏方晨氣清涼鎡按兵不動逮未申閒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搏韓直身中數矢戰不甯已士殊外鬪入其陳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乙卯兀朮拔營北去鎡遣兵追之外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卻官軍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眞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鎡軍所殺戰自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

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厥繫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初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鬪志所可殺者兩翼拐子馬爾故錡兵力擊之兀朮平日恃以爲强者什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臯韓常以下皆鞭之乃自擁眾還汴捷聞帝喜甚授錡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沿淮制置使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入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互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謹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朮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眾分番假寐馬上錡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損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禽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七月命爲淮北宣撫判官副楊沂中破敵兵於太康縣未幾秦檜
請令沂中還師鎮江錡還太平州岳飛以兵赴行在出師之謀寢
矣十一年兀朮復發兩河兵謀再舉帝亦測知敵情必不一挫遂
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
抵廬州與張俊楊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錡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
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皋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陳河通巢
湖廣二丈錡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路橋臥槍而坐
會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兀朮以鐵騎十萬分
爲兩隅夾道而陳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
軍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眾鏖戰沂中以萬兵各持
長斧奮擊之敵大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
昌旗幟也卽退走錡駐和州得旨乃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時竝命

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而錡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多嫉之俊與沂中爲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柘皋之賞錡軍獨不與居數日議班師而濠州告急俊與沂中錡趨黃連埠援之距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中欲進戰錡謂俊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師據險徐爲後圖諸將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又謂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與德將神勇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伏敗還遲明錡軍至蕩塘則沂中軍已入滁州俊軍已入宣化錡軍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語俊無恐錡請以步卒御敵宣撫試觀之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邪遂設三覆以待之俄而俊至曰謀者安

也乃戚方殿後之軍爾錡與俊益不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錡軍錡禽十六人梟首梁上餘皆逸錡見俊俊怒謂錡曰我爲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錡曰不知宣撫軍但斬劫砦賊爾俊曰有卒歸言未嘗劫砦呼一人出對錡正色曰錡爲國家將帥有辜宣撫當言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皆班師俊沂中還朝每言岳飛不赴援而錡戰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荆南府岳飛奏畱錡掌兵不許詔以武泰之節提舉江州太平觀錡鎮荆南凡六年軍民安之魏夏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閒乃命知潭州加太尉復帥荆南府江陵縣東有黃潭建炎閒有司決水入江以禦盜由是夏秋漲溢荆衡閒皆被水患錡始命塞之斥膏腴田數千畝流民自占者幾千戶詔錡遇大禮許奏文資仍以其姪沱爲江東路兵馬副都監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六十萬自將

南來彌望數十里不斷如銀壁中外大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
爲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八月錡引兵屯揚州建大將
旗鼓軍容甚肅觀者嘆息以兵駐清江口金人以瑣裏船載糧而
來錡使善沒者鑿沈其舟錡自楚州退軍召伯鎮金人攻眞州錡
引兵還揚州帥劉澤以城不可守請退軍瓜州金萬戶高景山攻
揚州錡還員琦拒于阜角林陷圍力戰林中伏發大敗之斬景山
俘數百人捷奏賜金五百兩銀七萬兩以犒師先是金人議畱精
兵在淮東以禦錡而以重兵入淮西大將王權不從錡節制不戰
而潰自清河口退師揚州以舟渡眞楊之民于江之南畱兵屯瓜
州錡病求解兵柄畱其姪汜以千五百人塞瓜州渡又令李橫以
八千人固守詔錡專防江錡遂還鎮江十一月金人攻瓜洲汜以
克敵弓射卻之時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師江淮至鎮江見錡病

劇以李橫權錡軍義問督鎮江兵渡江眾皆以爲不可義問強之
汜固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州分兵東
出江皋逆趨瓜州汜先退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卻失其都統制印
左軍統制魏友後軍統制王方夙之橫汜僅以身免方諸軍渡江
而北也錡使人持黃白幟登高山望之戒之曰賊至舉白幟合戰
舉二幟勝則舉黃幟是日二幟舉踰時錡曰黃幟久不舉吾軍殆
矣錡憤懣病益甚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與
金人戰允文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
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召詣闕提
舉萬壽觀錡假都亭驛居之金之聘使將至畱守湯思退除館以
待遣黃衣諭錡徙居別試院錡疑汜累已常懼有後命三十二年
閏二月錡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賜其家銀三百

兩帛三百匹後諡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梟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荅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世傳錡通陰陽家行師所避就錡在揚州命盡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眾不可容以致是變云

吳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干人父彝永洛城因徙焉少沈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進義副尉稍擢隊將從討方臘破之及擊河北羣盜案功權涇原第十將靖康初夏人攻懷德軍玠以百餘騎追擊斬首百四十級擢第二副將建炎二年春金人渡河出大慶關略秦雍謀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守麻務釗命玠爲前鋒進據青溪嶺

逆擊大破之追奔三十里金人始有憚意權河原路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金人攻延安府經略使王庶召曲端進兵端駐邠州不赴且曰不如蕩其巢穴攻其必救端遂攻蒲城命玠攻華州拔之三年冬劇賊史斌寇漢中不克引兵欲取長安曲端命玠擊斬之遷忠州刺史宣撫處置使張浚巡關陝參議軍事劉子羽誦玠兄弟才勇浚與玠語大悅卽授統制弟璘掌帳前親兵四年春升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金帥婁宿與撒離喝長驅入關端遣玠拒于彭原店而擁兵邠州爲援金兵來攻玠擊敗之撒離喝懼而泣金軍中目爲壁二郎君金人整軍復戰玠軍敗績端退屯涇原劾玠違節度降武不大夫罷總管復知懷德軍張浚惜玠才尋以爲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轉忠州防禦使九月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

其弊而乘之及次富平都統制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眾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它徒已而敵驟至興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玠營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外守計或謂玠宜退守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數年然後止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陳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陳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移砦黃牛會大風雨雹遂遁去沒